



槐花饭里的旧时光

彭小宁

春去春又回，花落花还开。春风用一支画笔，染绿了河岸边的弱柳，点红了墙角的桃花，轻轻一甩，就把一串串白里透青的槐花挂上了枝头。

“槐林五月漾琼花，郁郁芬芳醉万家。”我背不下苏轼的诗，但那股香气一飘过来，整个人就像被勾了魂似的。那一树树槐花，像无数串精巧的风铃，在嫩绿的枝叶间晃动，风一吹，虽然没有声响，可那浓得化不开的甜香，比任何铃声都更能唤醒我的馋虫。

说起槐花的吃法，真是百百味。蒸着吃，清清爽爽；凉拌吃，脆生爽口；裹上面糊炸着吃，外酥里嫩；或者干脆拿新鲜的花瓣做个花馍，蒸出来自带一股草木的清香。我尤其佩服村里那些能干的大姑娘和巧手的小媳妇，她们趁槐花开得正旺，提篮挎筐地采回一大堆，细心分拣，在开水锅里打个滚，沥干水分，铺在干净的蒸布上，借春天温温的阳光带走多余的水分后，用塑料袋包裹，置于阴凉干燥处，到了冬天青黄不接，拿一些出来，烧一壶滚烫的开水泡开，配上滑溜的粉条、白嫩的豆腐，包一笼槐花包子，咬一口，那滋味仿佛又把春天请回了餐桌。

吃过各种槐花饭，心里最惦记的还是母亲做的那一口，不花哨，不讲究，甚至有点粗糙，就是那种朴素的香甜，让我觉得天下所有的珍馐都比不上。这或许不只是一碗饭的念想，也藏着母亲掌心的温度，藏着她在灶台前弯腰忙碌的身影，藏着一种我说不清道不明的踏踏实实的爱。

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对四五月份的槐花自然熟得像个自家亲戚。老宅的门口，长着一棵一搂粗的老槐树，树干皴裂，树冠大得像一把撑开的巨伞。每年这个时节，密密匝匝的绿叶间就悄悄冒出一串串白花，起初是绿白色的花苞，紧紧抿着嘴，像怀春的少女，纵心翻江倒海，面上却故作矜持，只等春风拂面，才羞羞答答地绽放。远远望去，整棵树宛如一幅水墨画，又仿佛一夜之间落下一场羞涩的雪。

我知道，槐花饭该上桌了。那时候下午放学早，书包往炕上一扔，就和哥哥开始张罗摘槐花，他从墙角找出一根长长的竹竿，顶端用铁丝七缠八绕地绑上一个弯钩，我屁颠屁颠地跟在后面。到了树下，哥哥仰起脖子，双手把那根晃悠悠的长竿举上去，瞄准树冠下面一枝开得最密的槐花，用力一拽，咔嚓一声，枝丫带着串串白花翻着跟头飘落下来。我正要扑上去，哥哥一声断喝：“别用脚踩！那是吃的东西！”吓得我老老实实地蹲下。“拿篮子来，赶紧！叶子别带进去！”

手忙脚乱的我拎着槐花，槐刺不长眼，扎得指尖生疼。我偷偷看了看手指，冒出了小血珠，那时候为了口吃的，这点小伤小痛不算什么。趁哥哥仰头专心“作战”，我捏起一撮丢进嘴里，清甜的汁水瞬间在齿间炸开，带着一股草木特有的芬芳，充满整个口腔。

半下午的工夫，竹篮冒了尖。树冠下散落着被我们“缴获”过的残枝败叶。哥哥丢下竹竿，提上满满一篮槐花，挺着胸脯像个凯旋的将军

似的往家走。我扛上那根已经完成使命的竹竿，吭哧吭哧地跟在他身后，走起路来东倒西歪，但心里却美滋滋的。

母亲接过篮子，先仔细挑出混进去的干草和小树叶，又用簸箕颠颠了几下，把杂质筛掉。白花花的槐花在簸箕里翻着浪，我的喉结跟着上下滚动，咽了好几次口水。母亲用清水淘洗，捞出来控水，等表面水分风干得差不多时，撒上面粉，再加两勺白糖。她说糖不能多，多了甜腻，也不能少，少了味寡，刚好提个鲜就行。然后用手慢慢地搅拌，那动作极轻柔，像在抚摸一件易碎的东西。我蹲在旁边，总觉得母亲不是在拌饭，而是在呵护一个刚出生的婴儿。

母亲把裹了面粉的槐花平整地铺在备好湿蒸布的筛子上，厚薄均匀，像一床白白软软的小被子。灶膛里点上火，红红的火苗舔着乌黑的锅底，发出滋滋啦啦的声响。我蹲在厨房门口，耳朵像雷达一样捕捉着母亲拉风箱的声音——轻轻一重，一推一拉，那节奏在我听来比任何歌谣都动听。十多分钟后，丝丝缕缕的甜香从锅盖的缝隙里钻了出来，在狭小的厨房里漫延、堆积、铺展。母亲不慌不忙，灭了余火，再焖三五分钟，让香气沉一沉。那几分钟简直比一节课还长，终于，母亲掀开锅盖，一团白气猛地腾起，槐花饭的清香再也关不住了，肆无忌惮地在厨房里横冲直撞。

盛上一碗，米白的槐花和面粉融为一体，松软软，热气腾腾。我顾不得烫嘴，低头就是一大口，烫得“嘶哈”一声，却舍不得吐出来，倒腾

两下，赶紧囫圇咽下去。甜、糯、香，还有一点来自槐花本身的清凉。那个年代，粮食还不宽裕，一碗蒸槐花就是一顿管饱的饭，可我从没觉得那是凑合，反倒觉得那是春天给乡下孩子最慷慨的馈赠。

又是一年槐花香，我已离开故乡，蜗居在小城，年过半百，早已过了为了一口吃的上树爬墙的年纪。偶尔见到一两棵槐树，都被当作城市风景精心护着，再去折枝断枝，既不文明，也实在少了那份心气和力气。我会站一会儿，闻一闻那熟悉的味道。是呀，香还是那个香，可总觉得少了点什么。我知道，少了一双被槐刺扎破的小手，少了一声别用脚踩的呵斥，少了一根晃悠悠的竹竿，少了灶台前那个弯着腰的背影，少了风箱一推一拉的声音，少了一碗烫嘴的、甜丝丝的香……

原来，我想念的不只是那碗槐花饭，而是那个还能理直气壮嘴馋的年纪，是那些细碎的、不起眼的往事，正被时光串成一串看不见的风铃，每年春风一吹，就在心头叮当作响。

槐花年年白，人已非少年，幸好还有味道，还有记忆。一碗槐花饭，盛着半个故乡，盛着回不去的旧时光。



洗头

张溢

至今，我对洗头这件事都有着复杂的情感。上初中之前，理发、洗头都是在家里，那时候还没有电推子，每每头发长了，总是父亲亲自上阵，用手工推子给我们弟兄两个理发。在父亲的认知里，男孩子的头发每个月都要理一次，否则就是二流子的模样，形象可憎，面目可憎。自己理发既方便又节约，确是两全其美之事。

我怕父亲给我理发，尤其害怕父亲给我洗头。手工推子80后见过的人不多，遑论用过。它的缺点是每推一次才能较断一些头发，如果操作失误或者推子牙齿生锈，突然提起或者卡壳，就会把头发拽得头皮生疼。父亲极其严厉，遇到这种情况不允许我们吭声，否则耳刮子就会上脸，还要说一句：“嚎叫啥哩，男娃这点疼都受不了。”

那时候，洗头用的是洗衣粉，相对于肥皂、香皂洗头的黏湿和色泽，洗衣粉洗出来的头发亮丽又飘逸。当洗衣粉抹上头的那一瞬，头皮上瞬间生出灼烧感，散发出湿毛发难闻的气味。父亲手重而快，一阵揉搓，一阵抓挠，能听到指甲与头皮摩擦噌噌作响的声音，头皮被抓挠得生疼，我们却不敢吭声，眼睛也被辣得难受，也不敢伸手去擦，就紧紧地闭着眼睛，屏住呼吸，直到听见父亲说好了，才接过毛巾，急急地擦擦眼睛和流进脖颈的水，再洗洗自己的脸和漆黑的脖子。小孩子是不喜欢洗脖子的，所以脖子和脸的颜色经常对比明显——黑白分明，黑黑的脖子通常被大人称作“钢勺铁把”。

岁月流逝如白驹过隙，自从再也不用父亲给我理发、洗头之后，父子间的角色很快就有了转换——给父亲洗头。进入古稀之年后，父亲一年差不多要住四五次院，洗头这事基本就由晚辈负责，我不在父亲身边的时候多，动手给他洗的机会少。那年夏初回家，阳光透过新生的树叶亮得耀眼，风儿和煦，气温正好，曾经每天都坐在台阶上读书、看报、喝茶的父亲黯然失神，就那么精神涣散木讷地坐着。看着他不多的华发蓬蓬着，就连胡须也长得像野草，我说：“大，我给你洗个头刮个胡子吧！”“行木……”父亲答应着，脸上透着孩子般萌萌的微笑。

搀扶着向一边倾斜，路都走不稳的父亲到了院子，我指着屋顶高高的台阶说：“就在这里吧，不用太弯腰，舒服！”父亲嗯着，任由我摆布，低头，浸水，涂抹洗发膏，揉搓，清洗，擦干，父亲像个刚刚懂事的孩子一样听话。我就讲小时候他给我理发、洗头的往事，父亲笑出了声说：“你那时候咋不说你不舒服和害怕呢？”我说：“你想想，这辈子你的两个儿子啥时候在你跟前说话不打翻……”

给父亲刮胡子时，我选择了手动刀架，这个老样式的物件清理须发比电动的效果更好。父亲依旧听话地配合着：润湿，用热毛巾捂，涂肥皂泡，揉面，刀片划过胡茬的噌噌声清晰而明快，父亲那黧黑而松弛的皮肤很快就一片光洁。“舒服……”父亲滋润地感叹道。我说：“过去用刀片剃须三两次刀就钝了，刮起来生疼呢。后来的电动剃须刀尽管不疼，却因为不用水和剃须液，少了洁面的清爽感……”父亲就一直嗯嗯地赞同着。

父亲是在过完75岁生日十二天后离开人世的。父亲生日前三天住进了医院，已经下不了床了，他只能斜着身子坐在床上，我用湿毛巾将他的头擦湿，涂上洗发膏揉洗好后擦了三遍，用的是流行了很多年的干洗模式。父亲那会恰好清醒，说：“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干洗……”他乖乖地配合着，嘴里应着答着我的话，却很快就颠三倒四不知所云了。之后，父亲被送进重症监护室，再后来就插着管子拉回了老家，依靠打碎的流食维持生命。

回到家的那些日子里，父亲一天到晚都紧闭着双眼，意识模糊地靠在高高的被子上，他再也无法翻身，也无法说话，只有疼的时候哼唧着提醒我们给他翻身。

我是在收拾东西往老家赶的时候接到哥哥电话的：“老二，赶紧回来，大刚刚走了……”最后一次看到父亲时，他面容清癯而光洁地躺在堂屋帷帐后面的木板上，戴着一顶藏蓝色的西瓜帽。我知道，那顶崭新帽子下的头颅也一样光洁。可是，父亲最后一次剃须却不是我亲手给他打理的……



翻秦岭

王丹锋

在商中上初中的时候，就老听老师说：“咱们学校考得好，翻秦岭的不少呢！”那时，老师口中的翻秦岭，指的是学生考上大学，到商洛以外的地方就读。当时，几个县的高中相互比较，就看哪个学校翻秦岭的学生多。

那时，商洛本地只有陕西师范大学商洛专修科、陕西广播电视大学商洛分校两个大学专科学校，还有几个中专学校。在本地人眼里，在本地上学的算不上最优秀的学生，只有翻秦岭的会被大家竖起大拇指：“看人家成绩好，翻秦岭了！”被夸奖的人听到这话，心里乐滋滋的。

后来，大学扩招，高校有“985”“211”一本、二本、三本、专科等，很多商洛的山里娃，通过高考走进全国各大城市的高校，再后来，“商洛师专”升格为本科院校，教学质量越来越好，影响力越来越大，吸引着全国各地的学生来此就读。翻秦岭在大家眼中，不再是什么稀奇事。但翻秦岭这个话仍在，因为秦岭依然是商洛人走出大山，到西安甚至是更远地方的必经之路。

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商洛翻越秦岭不再只有一条古道，铁路、高速公路、国道、省道相交，高铁也马上通车了，商洛人去西安似乎没了历史上的苦楚和艰辛了，商洛成了距离西安一小时的近郊。用贾平凹老师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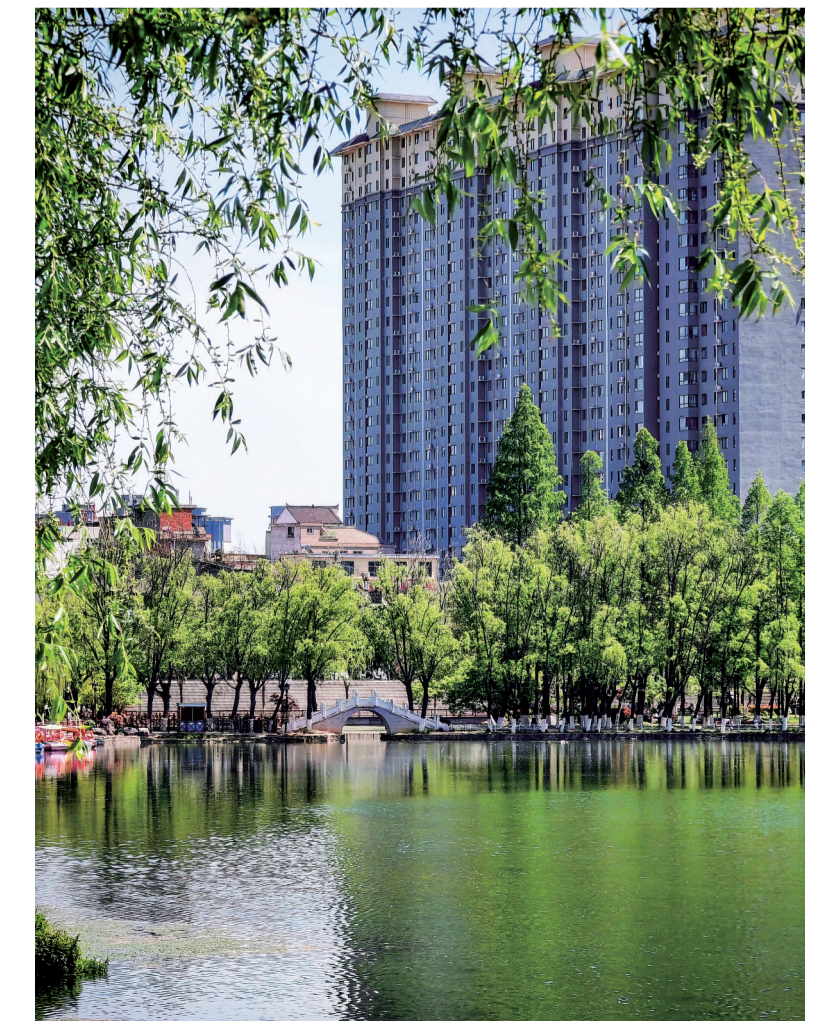
文《从棣花到西安》里的话说，从商洛到西安，那就是下一碗浆水面的工夫。从交通迅猛发展来看，昔日的翻秦岭已经过时了，现在应该称为穿秦岭、过秦岭，随着高铁时代的到来，就叫飞秦岭了。

近几年，随着“秦岭最美是商洛”“在商洛看见美丽中国”“中国康养之都”“国际赛事名城”等文化符号的深入人心，商洛与世界的联系紧密了起来，开放、包容、自信、时尚的城市气质，让商洛人倍感自信。但同时，我们不骄傲自满，依然把目光看向秦岭以外，始终谨记要翻秦岭，到更为广阔的世界增才干、长见识。

以商洛作家群为例，作协主席鱼在洋先生总提醒热爱文学的人：“秦岭是用来翻的，在更大的天地奋斗，方有更大的出息和作为。”他建议本土的作家们一定要向“山外兵团”的作家们学习。要知道贾平凹、陈彦、陈仓等，都是翻越秦岭之后，有了更高的眼界和格局，在文学上成了大事。

由此可见，翻秦岭在商洛人眼中，不是地理位置的转换，某种程度上，它更具象征意义。它是商洛人的理想、梦想、意志、决心、奋斗和方向。

商洛人翻秦岭，路在脚下，目标仍旧在远方。



商洛山

(总第2869期)
刊头摄影 商山行者

樱桃甜了(外一首)

李昌林

你是春天
熟透的第一个美人
是刚从三月的闺房
嫁过来的一朵花
嘴里饱含鸟语的欢唱
眉间闪着谷雨的芬芳

你有一颗晶莹剔透的心
一副甜透心肺的柔肠
羞涩的每一分
珍藏花的鲜艳
富裕的每一分甜
萃取花粉的魂

你是叶的精彩
是花浓缩的爱
你从夏天的前哨来
是想早早告诉人间
别记恨流水，别埋怨凋零
甜从苦中来
心中种下多少春天
就能收获多少甘甜

谷雨

是暮春漂亮的尾巴
落在人间缥缈的羽毛
是神秘的使者
用湿润的舌尖
品尝所有花瓣
离开前，酿的新蜜

滋润山川万物的狂欢
麦浪金黄，豆荚泛光
桃花、杏花、梨花
婉约谢幕，怀着春天的孩子

鸟儿和新燕的歌唱
在诉说春天的故事
太阳雨纷纷走出家门
挨家挨户抚摸
袅袅升起的炊烟

谷雨，是春告别的呢喃
是夏来临的窃窃私语
让花珍惜这份美好
迎接每天的风和日丽
收获满满的人间

归乡记

冀志刚

车子丢在村口，像孤儿一样
泥泞的土路，不扬尘
汗与泪水，滴落得无声无息

钥匙还在电表箱后
那把锈蚀的锁，没有舍得砸开
怀里掏出铅笔，小刀刮下石墨屑
在锁孔晕开记忆

割一遍长一茬的荒草，在小院里
一次次在荒芜记忆的清泉
轱辘上没有并绳的纠缠
动一下，就会空转几圈

坟前，霜重。絮叨的话说完
父亲的老烟斗里，烟丝太潮
呛出几声咳嗽和一股青烟
松柏前那片地，终是要空旷出来
碎石掺杂着野花，碍得眼痛

提笔写下的对联，墨迹凝厚
像父亲手中的锄头
将记忆挖开，又重新封印

坐上车，是两个孤儿相拥
不敢回头，再没有人可以告别
飘落的雪，覆盖了来路
覆盖了村庄

诗潮

